



# 童年印记

□赵富杰



人生最难忘的是童年，难忘那山、那水、那方人。

——题记

童年生活有苦有甜，趣味无穷，特别是十二三岁时的记忆尤为深刻。我们初中是在邻村讲家沟上的学。去讲家沟要过一条沟（前沟），翻一道梁（再崩），经过一处拦水坝（讲家沟大坝）。两个村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走起来估计有三四公里。一天之中来回两趟，至少有十几公里，而且道路崎岖。不过，对于生在山沟的村娃子来说，这并非难事。来去路上，边耍边走，反而生出许多趣事。

夏天，我们在沟里拦小水坝，把冬瓜叶的带孔的长茎折下来连成很长的引水管，让坝里的水从细管中缓缓流过。我们把青蛙捉到水坝里，然后，放干坝里的水，看着一群青蛙蹦蹦跳跳，跳到草丛中。在坡上会遇到野兔，我们追着野兔跑。十二岁的时候，身手异常敏捷，有时竟能抓到野兔。因为野兔前腿短、后腿长，下坡的时候跑得不是很快，急的时候会顺坡往下滚。有一次，我差点抓住一只野兔，但狡猾的兔子从我手中逃脱，顺势往山上跑。一上坡，速度超快，瞬间便跑远了。

上学路上尽管好玩的东西很多，可最可怕的是遇到蛇。山里的蛇大多一尺来长，青灰色居多，叫七寸蛇。走过草丛的时候，我们仍一把黄土，听到“唰唰”的声音，便是有蛇游走！有一次，放学后，走过一条石头小径，突然后面的同伴惊叫，看蛇。我猛然回头，看到有条两米长的颜色鲜艳的大花蛇在石头缝中爬行。我们捡起小石头向花蛇扔去，我看到我扔的石头打中蛇的尾部，但那条蛇竟不紧不慢，从容地钻进石头隙里。之后，每每走过那条小路，我都会头皮发麻、左顾右盼，生怕那花蛇窜出来报复我那一石之恨。不久后的一天，我走过小路后，蓦然一回头，分明看见那条花蛇硕大的脑袋在石头的夹缝中正盯着我看，惊出我一身冷汗。但我每天还必须从那条路上走过，那是一条必经之路，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于是，我的手上多了一根防身的木棍。好在不久我便考入县城中学，很少走那条路了。

一年四季，我们有很多玩的项目。冬天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有坐冰车，是那种用木板做成的简易冰车；春天可以滚铁环、掏鸟蛋、滑沙；秋天要帮家里收秋，玩的时间很少；夏天最喜欢耍水，但最让大人不放心的也是耍水。

学大寨那些年，几乎每个村都

有一两个拦河坝。孩子们都喜欢到坝上玩，但会游泳的不多，容易被坝里的淤泥陷住双腿而溺水。邻村外盘塔有三个上初中的女生中午放学路过坝上去玩，一个不小心落入水中，其他两个手挽手去拉，都被拽入坝里溺水而亡。都是花季少女，比我低一个年级，真真可惜了。出门前，大人们总叮嘱不许去坝上，但我们总要偷偷去玩。捉迷藏是四季都可以玩的项目。圪塂上、场院里有许多可藏的地方，但那些鬼精灵一样的玩伴们费点周折总能找到你。

从记事开始就要给家里做营生。日常要挑水、扫院。春天要背粪、种地；夏天要给猪、羊挖草；秋天更忙，收秋的时候叫龙口夺食，要争分夺秒抢收庄稼。因为种的大多是糜子、谷子、豆类，一旦遇到冰雹，就可能白忙一年。冬天还要背石头，用作垒墙圈窑用。挑水要到沟里去挑，七八岁的时候和弟弟两个人抬水，十来岁时就自己担水，坡很陡，个子低，挑着水半路上会摔倒。两桶水只留下半桶，让人欲哭无泪，只好重挑。

干活不可怕，可怕的是挨饿。那时一天大都只有两顿饭。夏天天长的時候可能会是三顿，但晚饭一般都会是菜汤、稀饭之类。作为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我得显得懂事，看锅里多少再吃，还得谦让父

母弟妹们，明明没吃饱还说自己吃饱了。中午放学回家是最饿的时候，要爬上有一里远的阳塔洼坡，饿得浑身乏力的时候，要数着步数上坡，走一百步坐一会儿。整个坡要走九百多步。

饿了的时候，到野外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掏到一窝鸟蛋，夏秋的时候会有枣、海棠、海红果等。我的本家我们称呼侯爷爷的人是村里的护林员，很严厉，不怒而威的那种面相。如果我们伸手，时时刻刻都会感到他的存在。假如在枣子只有一个红眼圈圈、果子还青绿色的时候有人采摘，他会提根本棍追打你，虽然吓唬的成分大点，但没人不怕他。

记忆最深的是磨扇沟偷杏。磨扇沟有三棵黄杏树，很茂盛。杏有乒乓球大小，是村周围少有的好杏。我们早就觊觎已久，但主人看得很紧，用铁钎、荆棘条里三层外三层扎着。杏快黄的一天，我们三个伙伴趁早上没人时，一个放哨，两个爬上树偷杏。没摘几个，就发现树主人从远处追过来，三个人拔腿就跑。爬上山顶，那人还在山下叫嚷：“你狗们五里路头，黑巴老明‘骡’来偷杏，小心我打断你们的狗腿。”我们三人在山上嘻嘻地偷笑着。一共八九个还没有成熟的黄杏，真比孙悟空偷那王母娘娘的蟠桃还难哩！



## 小寒

□徐子芳

瘦山浅水笛声单，  
花信梅风飘渺间。  
岁暮归家书问暖，  
晚初积雪洒添欢。

寒林不见陈年叶，  
飞雁难寻旧日滩。  
独有陇头新麦细，  
春容梳出野田宽。

## 冬日的祝福

□宋桐青

当往事随着秋风远逝  
故园会收到我如冬日阳光般  
穿云破雾寄出的祝福

拥抱丰腴的青山  
亲吻清秀的山溪

最后，我迎风抽展的祝福  
会站成村口的常青树  
吮吸祖辈笑傲风霜的气质  
弹响根恋沃土的情歌

田野会收到祝福  
挥汗如雨的躬耕者  
会收获金灿灿的幸福  
我的祝福会飞舞成漫天雪花

## 与大地相连(外一首)

□高森林

在山脚盖房  
在林间养鸡鸭  
听鸟鸣山风  
听泉水清流  
一颗心是安稳的  
这里的植物是仁慈的

暮色下的景物  
草木兴旺  
庄稼茂盛  
炊烟追着白云  
蔬菜翠绿

这些憨厚淳朴的事物  
在世上各安其职  
各尽其力  
我想着它们的给予  
不觉心里一阵阵滚烫

在这里过农耕生活  
顺应四季，顺应节令  
这里的美只有内心知道  
这里的爱只有时光知道



## 麦秸里的岁月

心灵港湾

□杨柳燕

家乡的土地，一眼望不到头的平整，渠水顺着田埂流，浇得土坷垃都透着湿润的气息。我四岁那年，家乡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庄户人攥着分到的地块，弯腰把麦种撒进土里，那模样，像是把心也种进了田垄。

开春时，北风还刮得人脸疼，冬麦却先醒了。田地冒出的嫩苗，稀稀拉拉连成一片浅绿，在萧瑟的北方田野里，硬是撑起了几分生机。老人们说“麦返青，半收成”，蹲在田埂上拔根麦苗看看，眼里全是盼头。

到了农历六月，麦子黄了。风吹过金色麦浪，如同一曲悠扬的田园乐章。蔚蓝天空下，麦穗随风起伏，形成连绵的波浪，仿佛大地在呼吸。麦穗沉得坠了头，相互碰着，沙沙声混着蝉鸣，成了夏天最热闹的曲调。日头最毒的时候，地里全是割麦的人。镰刀磨得雪亮，“唰唰”几下就是一捆，麦捆子在身后排得整整齐齐，汗珠子砸在麦茬上，瞬间就没了影，可脸上的笑，比日头还亮。

割完的麦子，都拉到村东头的大场。脱麦机“轰隆”响起来，大人们围着机器转，接住吐出来的麦粒，再把麦秸归拢成堆。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却在麦垛间藏猫猫，你追我赶，裤脚沾着麦芒也不管。最惦记的是家里的二八大杠，偷偷推出来，先在大梁底下“半蹬”，脚够不着脚踏板，就斜着身子蹬；熟练了，爬到大梁上，身子弓得像虾米，使劲蹬着往前冲；等个子稍长点，能跨上坐垫，就算真正“毕业”了。要是控制不住车子，眼瞅着要摔倒了，就往麦秸堆里一扎——软乎乎的麦秸接住人，顶多沾一身碎草，爬起来拍拍身上，又能接着骑车。

麦秸堆是孩子们的乐园。有年夏天，我家西房后墙根堆了丈把高的麦秸，巷里的娃全聚过来。搬个梯子搭在房上，爬上去，喊一声“跳啦”，就闭着眼往下蹦。麦秸“噗”地接住人，孩子们被埋在里面，只露个小脑袋，笑得咯咯响。爬出来时，头发上、衣领里全是麦糠，相互拍打着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继续爬房顶往下跳，直到太阳落了山，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恋恋不舍地散了。

麦秸秆也是个宝。挑几根颜色正、粗细匀的，剪去麦穗，剥掉外层的硬皮，露出里面黄澄澄的芯子，能编小玩意。妈妈手巧，给我编了带手提的小篮子，我采了小野花插进去，小朋友们很是羡慕；爸爸还会编草帽，选长点的麦秸，泡软了，一圈圈盘起来，编好的草帽，帽檐很宽，下地干活时，往头上一扣，不仅能挡日头，戴着凉快，下雨时还能遮雨。

到了秋冬，麦秸就成了灶膛里的“香饽饽”。那时候没有电饭锅，烫饼子全靠大铁锅。麦秸火软，在灶膛里散开，火苗不烈，却匀实，烙出来的饼子，两面金黄，外酥里软。妈妈烫饼子时，我总蹲在灶门口添柴，麦秸的烟火气混着饼香，能飘半条巷子。

用不完的麦秸，庄户人也不糟蹋。在地头挖个坑，一层麦秸一层土，浇点水，慢慢沤着。过了冬，麦秸就变成了黑黝黝的肥。开春耕地时，撒进地里，翻进土坷垃里，麦秸又回到了田垄，等着滋养新一季的庄稼。

如今再回村里，村东头的大场早建成了一排排新房。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后，粮油店、超市随处可以买到袋装白面，农民们的土地大都种植了玉米，麦秸堆再不见了踪影。可一想起那些年，金色的麦浪、松软的麦秸，还有骑在二八大杠上的日子，心里就暖暖的。那些藏在麦秸里的岁月，就像地里的麦子，一年年，长在记忆里，从未荒过。



## 夜桥流光

杨曼达 摄



岁月留痕

过了元旦，离农历马年越来越近了。许多人开始谈马，我却想到了骡子。

骡子不是马，也不是驴，它是马和驴子杂交的后代。而杂交方式，又形成了马骡和驴骡之分。前者为公驴和母马的后代，后者为公马和母驴所生。马骡更像马，一般体型高大；驴骡更像驴，体型在马驴之间。骡子头大耳长，四肢有力、腰背结实，适于驮载，耐久力比较强。骡子的体型虽不如马好看，但不容易生病，饲养成本不高。

骡子不像马那样名贵，马的“阶层”天然高于骡子，这是由身份决定的。这倒并不是说骡子能力不如马，比如在吃苦耐劳上，骡子就胜过马。农村重要的传统交通工具马车，其实主要是骡子在拉，所以应该叫做骡车。但骡车不如马车好听。

除了驾辕拉车，骡子还可以驮东西。先在身上搭上鞍子，然后捆好驮架，就可以驮载庄稼。驮架上还可以捆载其他重物，我曾经在一些旅游景点看到骡子驮货上山的情景：它背着沉重的货包，沿着石阶，尽量迂回着，前后腿差不多同时发力，艰难地蹦着往上走，鼻孔张大，喘着粗气，脖子上满是汗水，看着让人心疼。

在老家不通公路的时候，骡子还得往数十里外的玉井煤矿驮炭。驮架上绑着两个特制的箩筐，装满中小炭块之后，

## 忆骡子

□以清

由两个力大之人抬起来放在骡背上，再在上面搁上几块大炭。驮着这大几百斤，骡子开始返程，崎岖的山路上，重负之下，木质驮架以及箩筐的“吱扭”作响，和着马蹄对青石的敲击，对抗着秋冬时节的寒风。一匹骡子驮的炭够得上户人家数月之用。

骡子耕地也很在行，就像牛一样，拉着犁铧，在田地来来回回地奔波，但其效率则比牛高出不少。

老家包产到户之后，父亲先是从村里分到一头黄牛，后来调换成一头驴。又过了几年，在县里的骡马交易大会上，置换成一头骡子。个头不大，比较敦实，大概属于驴骡。那几年，家里春天送粪、耕种，夏秋之季驮运庄稼、犁翻田地，以及平时到几公里之外的乡里拉水，都得靠它。

父亲对骡子照顾有加。夏秋耕作之余，总要给它拔些嫩草，回家之后还要添喂熟豆子、碎土豆等料食。家乡历来缺水，父亲每天从远处沟里的井中一点点舀上来水，然后用两只铁桶挑回家里，有四分之一一饮了骡子。除了饮好喂好，父亲经常用铁梳子在它身上划来划去，骡子的毛并不多，也不怎么掉，我不解为什么梳。父亲说给它梳一下腰背，可以起到按摩作用，它每天很辛苦的。

有时候，父亲直接用手在骡子身上摩

挲，从前往后，从上往下，骡子站着不动，鼻子哼哼着，尾巴甩来甩去，很享受的样子。

骡子的性格一般都比较倔，陌生人很难靠近，更别说是驾驭了。比如它会尥蹶子，甚至还会咬人。村里大人一般会叮嘱孩子们离得远点，以防被踢被咬。而陪伴父母的那匹骡子，也许是年龄偏大的原因，性格非常温顺，从未“惹”过事。就连小朋友也敢靠近它，摸摸它的头、脖子。

记得女儿大概四五岁时我带她回老家，见到骡子既惊奇又害怕，在父亲和我的鼓励下，她慢慢靠近，一点点接触，直到骑到骡子的背上，激动万分。

没几年，村里小学撤了，师妹因为照顾子女读书，搬到了县城，老家就剩下年迈的父母和那头老骡子，地也基本不种了。我每次打电话劝父亲把骡子卖了，因为村里缺水，失明的父亲到井上舀水、挑水非常困难也比较危险，但父亲舍不得。后来师妹终于把父母接到县城居住，我探亲也不用再回村里了。几次想问父亲骡子最后卖给谁了，都没有开得了口，怕父亲伤心。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四年了。我在想念父亲之时，也会记起那头老骡子，尤其是父亲用粗糙的手在骡子背上摩挲的情景。

## 故乡的桥

□张宏宇

青石板躬着背  
听流水说话  
那年冬天的雪花  
轻轻落满桥头

我数过每一级石阶  
从这头到那头  
像翻阅泛黄的信笺  
字迹被晨露打湿

桥墩下的水纹  
藏着蝌蚪写下的诗

待白鹭点破寂静  
散为满河的星光

月光下摇橹声渐渐远去  
惊醒了芦苇的浅眠  
船夫的号子声  
沉入水底

桥依然亮着灯  
目送随波远去的落花  
当炊烟渐渐散去  
又迎来归巢的雁群

## 俚诗二首

□冯寿侃

平生惬意酒诗文，  
心素悠然对世尘。  
每爱东坡风竹韵，  
亦思白石月梅身。

一壶天地堪观妙，  
半纸人情可视珍。  
应德三冬书学少，  
难为律细但求真。

夕阳美艳晚晴天，  
漫漫人生不尽缘。  
吟句读多诗李杜，  
舌尖品妙味湘川。

案添笔砚欣玩墨，  
瓶插梅花雅过年。  
白发随身心未老，  
咏怀一并付云笺。

## 不见炊烟

□杨竹

我在那沙丘旁  
立了许久  
说不清在眺望什么  
只觉得阿拉善  
该对我说些什么  
或是等我  
对她说什么  
比如，高高的信号塔

列队按住风的张狂  
摇着落日的余晖  
与风沙角力  
沙粒的脚步  
慢了又慢

我揣着一腔温柔  
携着满川赞叹与流云  
驻足回望  
老教包前空荡荡的  
没有琴声  
也没有长调  
人们说  
他们都去了那个叫“城”的地方

家家门口的汽笛声  
毫不留情  
封住了我的喉咙  
更多的话  
落在白骆驼淡远的蹄印里  
被风吹远

翻过一道沙梁  
风更烈了些  
坡下的碱草  
连同望不到边的梭梭林

戈壁依旧沉默  
只会羊群与骆驼飘过的  
瞬间  
豁开一道热闹的口子